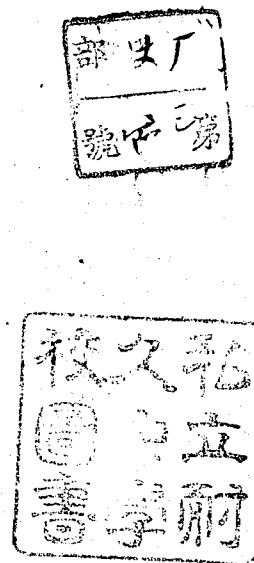


島本富三郎氏等贈



校刻貞觀政要序

臣竊以貞觀政要之於我

邦其傳舊矣維昔

皇室之盛考典章於有唐是以

歷朝相承奉爲一鑑鎌倉氏之爲霸猶仍舊貫開之講筵夫人平氏婦而臨政亦請營原爲長譯之事見於前記世運陵夷爭亂日長而經藝道熄其書雖存誰敢問之及

至我

東照神祖以千歲聞出之

天資求鑑戒於羣籍

江府經營之成未踰歲以播磨藤原肅有學識  
召講此書下野有舊學廢爲佛寺遺編猶存遂

其僧三要與孔子家語等校而活版之實爲慶長五年

詔羣臣極

德軍功列惟圭與觀之可比海內之號列于今受其

賜者又焉知不有此書之裨益哉世之有志於濟民者孰

不讀之況如我

宗室表是南海此諸

宗室表題南海比諸

祖訓宜無所嫌所憾者世之所行唯一版全翻慶長本而謬誤頗多戈氏之集論而首有明帝之序則非吾往日之所傳其間與原刻異者則翻刻之疎漏其蹤自明近得清本亦有小異顧其所以爲謬誤不與二本遠則其出於一明本可以無疑臣私校讎之鄉有

公命使督學臣伊藤弘朝校而刻之可不謂盛舉哉未幾

不幸弘朝死乃

命臣嗣其職而修其業臣不敏雖不足當盛舉夙志之所在謹此校讎亦復數年講官臣山本元恆助教臣崖守典參考之雖以舊本爲主文義難通者全從其善併戈註標異同於其首聞見之所及苟有訂謬誤考疑似者則不敢遺附以弘朝之說及愚心之所見若其名物之涉思索一二或揭其略特校讎之餘緒欲便童蒙耳嗚呼夫道之在宇宙萬古一揆雖有淳漓之殊唐虞之所以治者則今日之所以治唯是風俗時變制度世革

去今愈遠則其情愈闊雖有上世之典後王之政不可不鑑也而後王之賢可得而稱魏晉以降實莫遷於太宗而此書所載不特斯君之美一時名賢之議論皆聚焉况吾於此書如前所論則載籍雖廣也記傳雖博也當今之時未有如是之親且切者也後之君子若能留意於茲視而不爲殊域之事聽而不爲異代之言參之聖經而酌之今日豈唯貞觀之治可期也哉

神祖鑑戒之意永世不空而唐虞至德之隆自是以躋校刻之有

命蓋以此也。臣無任誠喜之至謹序於篇端云。

文政五年秋八月學習館督學 山本惟孝謹序

明憲宗所序清  
本不載今校讎  
以舊本爲主則  
存之

御製貞觀政要序

朕惟三代而後治功莫盛於唐而唐三百年閒尤莫若貞觀之盛誠以太宗克己勵精圖治於其上而羣臣如魏徵輩感其知遇之隆相與獻可替否以輔治於下君明臣良其獨盛也安矣厥後史臣吳兢采其故實編類爲十卷名曰貞觀政要有元儒士臨川戈直復加考訂註釋附載諸儒論說以暢其義而當時太儒吳澄又爲之題辭以爲世不可無其信然也朕嘉之暇銳情經史偶及是編喜其君有任賢納諫

之美臣有輔君進諫之忠其論治亂興亡利害得失  
明白切要可爲鑑戒朕甚嘉尚焉顧傳刻歲久字多  
訛謬因命儒臣重訂正之刻梓以示其傳於戲太宗  
在唐爲一代英明之君其濟世康民偉有成烈卓乎  
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於二帝三王之道  
而治未純也朕將遠師往聖允迪太猷以宏至治  
固不專於是編然而嘉尚之者以其可爲行遠登高  
之助也序于篇端讀者鑒焉

成化元年八月初一日

貞觀政要集論題辭

夏有天下四百五十餘年商有天下六百三十餘年  
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三代以後享國之久惟漢  
與唐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  
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于米斗三錢  
外戶不閉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  
太宗卓然爲唐三宗之冠史臣吳兢類輯朝廷之設  
施君臣之間對忠賢之諍議萃成十卷曰貞觀政要  
事覈辭質讀者易曉唐之子孫奉爲祖訓聖世亦重

三宗之宗清本  
作君此等清本  
之異必標舉之  
而其訛誤自明  
及用殊體之字  
避國諱假他字

者不煩標出

貞觀政要

卷一

二

其書澄備位經筵時嘗以是進講焉夫過唐者漢孝  
文之恭儉愛民可鏡也超漢者夏大禹之好善言惡  
旨酒可規也繼夏者商成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可師法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文武之德旦奭之猷  
具載二南二雅周頌之詩召誥立政無逸之書義理  
昭融教戒深切率而由之其不上躋泰和景運之隆  
乎然譬之行遠必自邇譬之登高必自卑則貞觀政  
要之書何可無也庶士戈直考訂音釋附以諸儒論  
說又足開廣將來進講此書者之視聽其所裨益豈

少哉前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吳澄  
題辭

更見文良

卷一 吳序

二帝三王之治後世莫能及者順人之道盡乎仁義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資克敵如拉朽所向無前天下甫定魏鄭公力排封德彝之繆以仁義進雖太宗未能允迪其實有愧於修齊然四年之間內安外服貞觀之治亦仁義之明效歟史臣吳兢類爲政要凡命令政教數奏復述詢謀之同譽謗之異所以植國體而裕民生者赫赫若前日事江右戈直集前賢之論以釋之翰林草廬吳公叙其首以屬於余值拜奎章召命道廣陵謀於憲使日新程公將有以廣其傳也

已清本作以

程公慨然卽以學廩之羨錢諸梓嗚呼仁義之心亘古今而無間因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以進輔於聖朝則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觀是編者尚勗之哉至順四年歲在癸酉正月辛卯前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奎章閣大學士郭思貢書

貞觀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史臣吳兢編類之書也自唐世子孫旣已書之屏帷銘之几案祖述而憲章之矣至於後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講讀形之論議景仰而倣法焉夫二帝三王之事尚矣兩漢之賢君六七作何貞觀之政獨赫然耳目之間哉蓋兩漢之時世已遠貞觀之去今猶近遷固之文高古爾雅而所紀之事之章章較著於天下後世者豈非此書之力哉

而舊本作裕者誤今依清本正之凡此類雖必揭其由字體之

復見文集

卷一序

相似訛謬自明  
者直改之而已

夫太宗之於正心修身之道齊家明倫之方誠有愧於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而節用寬厚而愛民亦三代而下絕無而僅有者也後之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豈不交有所益乎惜乎是書傳寫謬誤竊嘗會萃衆本參互考訂而其義之難明音之難通字爲之釋句爲之述章之不當分者合之不當合者分之自唐以來諸儒之論莫不采而輯之間亦斷以己意附於其後然後此書之旨頗爲明白

雖於先儒窮理之學不敢妄議然於國家政治之方未必無小補云後學臨川戈直謹書

集論諸儒姓氏

柳氏	芳	字仲敷、蒲州人、唐玄宗時進士、肅宗時綴緝國史
劉氏	煦	字耀遠、范陽人、五代晉時丞相、撰舊唐書
宋氏	祁	字子京、安陸人、宋仁宗時進士、爲翰林學士、撰新唐書列傳
孫氏	甫	字之翰、許昌人、宋仁宗時進士、爲諫官、撰唐史記及唐史論、斷仕至參知政事太子少師、撰新唐書紀志
歐陽氏修		字永叔、廬陵人、宋仁宗時進士、至參知政事太子少師、撰新唐書紀志、有文集
曾氏	鞏	字子固、南豐人、宋神宗時擢中書舍人、有文集
司馬氏光		字君實、涑水人、宋哲宗時拜左僕射、贈太師、撰資治通鑑

見文集

卷一

諸儒姓氏

皇朝政要 卷十一

孫氏 淑

字巨源廣陵人宋神宗時進士爲諫官有文集

范氏祖禹

字淳父成都人宋哲宗時爲翰林學士撰唐鑑

馬氏 存

字子才宋哲宗時進士有文集

朱氏 繡

字子韶開封人宋高宗時狀元爲待制撰史論

張氏九成

字明仲建安人宋高宗時進士爲諫官撰讀史管見

胡氏 實

字伯恭

東萊人

呂氏祖謙

字正則

金華人

唐氏仲友

字嘉人

葉氏 適

字正則

永嘉人

宋書本傳唐仲  
友字與政今此  
及清本皆闕

林氏之奇	字少穎 三山人
真氏德秀	字希元 建安人
陳氏惇修	字伯厚三山 人撰史斷
尹氏起莘	括蒼人撰通 鑑綱目發明
程氏 祠	
呂氏	未詳名字撰 通鑑精義

見文要

卷十一 諸儒姓氏

貞觀政要序

唐衛尉少卿兼修國史修文館學士吳兢撰

按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唐長安中，二人者當道，薦兢才堪論撰，詔直史館修國史。神龍中，爲右補闕，累遷衛尉少卿，兼修文館學士，復修史。於是以本註所言政要之撰，在開元以前。文獻通考，陳氏曰：館閣書目云：神龍中所進，當考與此序不合。玉海參此序於唐書云：乾曜嘉貞開元八年五月拜是官。

今董狐云：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以時逢聖明，位居宰輔，寅亮帝道，弼諧王政，恐一物之乖，所慮

見文草

卷一序

至九年九月張說亦相若二公並相之時蓋可不知書目等何以不同嘗閱古寫本本朝博士家所傳篇章字句頗有增損比之今書編修覺粗卷首載吳氏之表卷末本具年月稱景龍二年今通考之本朝所傳開元中所刪補似神龍中所進而戈氏所註似玉海載此序文安陽公下有源乾曜三字河東公下有張嘉貞三字不才之不作下

四維之不張每克己勵精緬懷故實未嘗有乏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至於垂世立教之美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愛命不才備加甄錄體制大略咸發成規於是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弘綱詞兼質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凡一帙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貞觀政要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

于左

第一卷

論君道第一

論政體第二

第二卷

論任賢第三

論求諫第四

論納諫第五

第三卷

論君臣鑒戒第六

論擇官第七

論封建第八

第四卷

論尊敬師傅第十

論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二

論規諫太子第十二

第五卷

卷之三

論二義第十二

論忠義第十四

論孝友第十五

論公平第十六

論訥信第十七

論僉約第十八

論謙讓第十九

論仁惻第二十

第六卷

慎所好第二十一

慎言語第二十二

杜讒邪第二十三

論悔過第二十四

論奢縱第二十五

論貪鄙第二十六

第七卷

崇儒學第二十七

論文史第二十八

論禮樂第二十九

第八卷

論務農第三十

論刑法第三十一

論赦令第三十二

辯興亡第三十三

論貢賦第三十四

議征伐第三十五

第九卷

議安邊第三十六

第十卷

論行幸第三十七

論災祥第三十九

論慎終第四十

愚按貞觀者唐太宗表年之號也易大傳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猶言天地之文理主於正以示人也政要者唐史臣吳兢類輯貞觀君臣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之大要也唐史本紀曰太宗姓李氏諱世民隴西成紀人爲涼武昭王八世孫高祖次子也母曰太穆

皇后竇氏生而不驚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貴人也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既去乃采其語名之曰世民及長聰明英武有大志能屈節下士結納豪傑佐高祖以定天下之亂功業日隆隋義寧元年高祖以唐王受隋禪國號唐明年改元武德封世民爲秦王九年立秦王世民爲皇太子聽政是年八月卽皇帝位明年改元貞觀在位凡二十三年爲一代之賢君其言行之美政治之盛與夫任賢使能之方從諫樂善之道大略皆取此書也後文宗讀此慨然慕之故太和初政號爲清明則是書也不無補於治云

貞觀政要卷第一

論君道一

論政體二

君道第一章

凡五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  
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股一作脰啖音淡食也腹飽  
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  
上理而下亂者也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  
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  
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擾亦作損且復出一非理之  
身正之身當作表魏鄭公諫錄作表凡傳記載貞觀之事與政要事同而文殊者固多必有足證誤傳參考首而標出之其

貞觀政要

卷一

君道

他形聲相似間  
標出之所以存

疑也後放此者

下之也清本無

民作人疑於誤

字說見下註非

理之理清本作

禮似誤名臣奏

議所載亦作理

治國之治等皆

作理說見下註

篇任賢

召而問焉

禮清本作常今

愚按中庸九經修身爲先大學八目修身爲本  
古者二千帝三王之治未有不先正其身而能正  
天下者也故堯必克明俊德而後能黎民時雍  
舜必帝德罔愆而後能萬邦咸寧禹必祗台德  
先而後能朔南暨聲教湯必懋昭大德而後能  
表正萬邦武王必建其有極而後能作民父母  
蓋身者表也天下者景也未有表正而景曲者  
也身者源也天下者流也未有源清而流濁者  
之明察善斷孝章之寬厚長者其愛民之心治  
民之具蓋亦有合乎先王者矣特其本原之地  
刑措宣帝之綜核名實光武之恭勤儉約明帝  
者三代以下之治也唐太宗以英武之姿當大  
亂之後芟除羣雄拓定四海一旦君臨南面首  
告其羣臣曰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  
而影曲者斯言也非三代以下之言也魏徵斯

言萬姓爲之解體怨讐既作讐音讀離叛亦興朕每痛怨也思此不敢縱逸諫議大夫唐制掌諫諭得失魏徵詳尹之後隱於釣楚莊王聞而異之召而問焉問其理國之要召而問焉詹何對以修身之術楚王出列子召而問焉又問理國何如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

諸物昔楚聘詹何

楚春秋時國名

詹何稱王

詹何楚詹

詹何之職

魏徵詳

明實同古義

按通鑑武德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君依

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

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亾故人君之患不自外

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

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嘗以此思之故

不敢縱欲也與此章辭異而旨同故附見于此

不

敢縱欲也與此章辭異而旨同故附見于此

貞觀政要

卷一

二

時正當告之以中庸之九經大學之八目于以闡揚聖學之奧于以發明心術之微可也顧乃以楚王詹何之言言之何其遠哉使太宗斯時得聞一帝三王之學必將終始如一而無晚年之悔內外如一而無宮闈之愧矣豈特貞觀之治而已耶惜乎太宗能言之而不能行之魏徵能贊美之而不能發明之也吳氏編是畫置此於開卷之首其有所取也夫抑有所感也夫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曰何謂爲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云先人有言詢于芻蕘詩大雅板篇之辭芻蕘採薪之人言雖賤而不棄也人詩作民蓋避太宗諱故以人代芻蕘昔唐虞之理堯曰陶唐氏舜曰有虞氏他皆類此昔唐虞之理堯本作治蓋避高宗諱故以理代治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虞書史贊舜之辭他皆類此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謂開四方之門以

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共音恭鯀音亥共工唐虞官名古之世族官也鯀崇伯名夏禹父也共工澤辟州鯀于羽山塞猶蔽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唐書曰靜言庸違靖與靜同回亦違秦二世則隱藏其身也謂靜則能言用之則不然也捐隙疎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員秉音捐音也秦二世始皇少子名胡亥嗣位號二世皇帝趙高秦宦者二世用之爲相二世常居禁中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二世弑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舉兵向闕竟不得知也異羊吏切梁武帝姓蕭名衍仕齊封梁侯景東魏臣後歸魏復請歸梁武帝從朱异之議納景爲大將軍及景反叛朝野共怨异武帝後爲景

回違古亦通用  
考之經傳而可知今此用通字  
者因潛夫論明  
聞篇之成文也

音漂漂絮之漂  
與剽同音故混  
之歟漂本平聲

所逼餓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  
而死。剽音漂劫也。隋煬帝姓楊名廣文帝次子也。  
虞世基仕隋爲內史侍郎世基以帝惡聞盜  
賊告者皆不以實聞由是盜賊競起陷沒郡  
縣皆弗之知。煬帝後爲宇文化及等所弑。是故人

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

太宗甚善其言。

范氏祖禹曰善哉太宗之間魏徵之對也可謂得  
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爲耳目故聰明庸君以近

習爲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

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唐氏仲友曰兼聽則公正忠讜進偏信則  
浸潤膚受行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本

愚按太宗問明君暗君魏徵謂兼聽者明偏信

者暗茲言固簡而當矣然兼聽偏信此自外至

中局出文子呂  
覽等此類名物  
之不熟見或揭  
其略亦校離之  
波及後放此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熟

難守成亦作尙書左僕射尙音常射音夜凡言尙書  
僕射並同僕射秦官古者主射以督課取其領事之號也唐制尚書

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取其領事之號也唐制尚書省置左右僕射掌統理六官爲令之貳令闕則總省事宰相房玄齡詳見任賢篇對曰天地草昧易屯卦彖傳

草裸亂昧羣雄競起攻破乃降下江戰勝乃慰由此

言之草創爲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

貞觀政要

卷一

君道

昏狡百姓樂推

洛音

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爲難

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恆由此起

恆胡登切常也

以斯

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

公等慎之

按通鑑係

十二年又云玄齡等

拜日陞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范氏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

年  
唐鑑亦係十二

知稼穡之艱難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然非特創業之君守成爲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林氏之奇曰創業之難雖庸人亦知其然守成之難雖明者亦有所忽周宣王六月出師不以爲難而末年底燎鄉晨以視朝爲不易漢高帝好謀能聽從諫若轉圜之易而末年欲易太子以聽言爲甚難是以文帝之世賈生有厝火積薪之言太宗之世魏徵有失於安逸之戒

唐氏仲友曰太宗之間禍福之機房魏之對更爲本末若言創業易太宗身更其難此不可固若言守成易太宗必謂難者吾猶身濟之怠忽生矣太宗悟二臣之意加謹於守成之難明哉愚按自古人君創業守成鮮有身兼之者周武漢高創業者也而不及守成成康文景守成者也而不及創業惟神禹在帝位十年成湯在帝位十三年兼創業守成之事者也然以書傳攷之禹不以治水數士爲難而以本固邦寧爲難湯不以升陑伐桀爲難而以時忱克終爲難豈

創業果易而守成難乎。蓋創業逆境也，可以進德守成順境也。易以喪德太宗身兼創業守成之事，不以其已能者自滿而以其未能者爲懼其致貞觀之治也。宣哉！

貞觀十一年特進者位賜特進位三公下唐制因之。

魏徵上疏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

雄、

桀

一作南

面臨下

易說卦傳

曰聖人

南面

皆欲配厚

祿

祿位也

也

後同

敗亡相繼

其故何哉？所以求

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詩大雅蕩篇之辭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也

然而克終者鮮。上聲少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也後同

也

後同

敗亡相繼

其故何哉？所以求

也

後同

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p

慶當作處。  
杜淮南子今作  
極文亦小異。  
飛或轉訛舊唐  
書作絕卽管子  
之文字。

**哲乘機拯其危溺**，拯之慶切救也。**八柱傾而復正**，淮南子曰：地有九州。八柱、括地象曰崑崙山爲柱，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四維弛而更張，施音矢，廢也。更平聲，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亾。遠肅邇安，不

踰於期月期與朞同謂周歲之月也論語殺無待於百年勝平聲去上聲論語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觀去聲媛美女也音援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一作人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鑒彼之所以失武王克商紂走反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

本註據史記則  
表字下脫南山  
之顛等數字於  
此之於當作于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毀阿房之廣殿。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自殿下直抵南山。表閣道絕漢，後爲楚所焚，懼危，徙於峻宇。夏書五子之歌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虞上聲，禹吾無閒然矣。論語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則於此未或不亾。思安處於卑宮，禹薄於己而勤於民也。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卽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裸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階，堦堦之朝，土堦三等茅茨不剪。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

訛讀本正之舊  
唐書亦作桂

忘締構之艱難，締音帝結也。構音姤成也。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椽音傳。檮桷音傳。追雕牆之靡麗，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音掌不知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測也。測一作則。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夫音扶。後同。人怨則神怒，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隆一作基。左傳曰：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一年，七百。天所命也。貽厥子孫，傳之萬葉，難得易失。易以鼓切。後同。可

不念哉。按通鑑係十一年正月，上作飛山宮，故魏徵上此疏。是月徵又上疏曰：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神器君位也。居域中之大。老子曰：域中有四大，曰天地，曰王。亦大矣。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虞書曰：元首明哉，所以喻君也。承天景命，莫不殷憂。

安清本作安舊

唐書與此同

休清本作業舊

而道著，殷憂憂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胡越者，撫南北之傲物，則骨肉爲行路。言至親反疎也。雖董之以嚴刑，董督也。用威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家語曰：君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也。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夏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君人者誠喻危懼，可畏之甚。奔車朽索，亦此意也。

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樂音洛，後同。盤遊畋獵，田三十驅者，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以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易比卦六五王用三驅，失前禽，蓋猶成湯祝禱解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虞書、臯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教，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言人之德見於行，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者，凡九，蓋知人之事也。

所引夏書當作盤遊無度誤用周書三驅多說舊說三度歸食而射之，如是註失本文之義。

古舊本作有者  
誤清本正之  
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孟子曰：遊一豫爲

諸侯度豫樂遊巡也、言王者一遊一豫皆可以養惠及民而諸侯所取法不敢慢遊以病民也。  
松喬之壽，赤松王喬皆古仙人之有壽者。鳴琴垂拱不言而化。家語  
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垂拱者垂衣拱手無爲而治也。  
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按通鑑係十一  
年四月魏徵上疏太宗手詔答曰省頻抗表省悉井切視也誠極忠款苦管  
此太宗手詔答曰省頻抗表省悉井切視也誠極忠款苦管  
也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夜半非公體國情深啓沃義重啓開也沃灌漑也商書高宗命傳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豈能示以

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武帝自平吳已後晉武帝複姓司馬名  
炎家世什魏封晉王受魏禪國號晉  
吳國名三國孫權之後晉武滅之  
務在驕奢不復留心治政何曾字頴考什魏爲司徒晉受禪以曾爲太傅  
退朝謂其子劭字敬祖曾之子也仕晉爲司徒  
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綏果爲淫刑所戮綏字伯蔚仕晉爲尚書後爲東海王越所殺  
前史美之以爲明於先見朕意不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爲人臣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孝經傳曾子  
予於孝經分經  
伊藤弘朝曰朱

理也。曾位極台司，三公上應三台，台司者三公之位也。名器崇重，當直辭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以爲明智，不亦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去聲焉於虔切論，則將焉用彼相矣？公之所陳，朕聞過矣。當置之几案，事等弦韋。弦弓弦韋柔皮也。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美於往日，美亦作盛。虞書舜臯陶賡歌。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蜀先主曰：孤之有孔遲復嘉謀，犯而無隱。遲去聲，禮事君。明猶魚之得水也。有犯而無隱，按太宗此詔通鑑。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係在十一年七月

魏徵 疏之後

伊藤弘朝曰：李勣之論見于本傳下，則新舊史共作，但惟孝曰：此類集論等與原本校而有異字者，證謬誤之，外非其義之勝者，則不標出。

孫氏甫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名愈高。李勣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則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也。此二疏，乃諫諍之著者。魏公事英主，力贊治道，已成太平之治，見其小失，尚孜孜諫諍以防其甚。如事中常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諫必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為忠。後之爲相者，宜詳之。

呂氏祖謙曰：魏徵教太宗十思，使太宗能以是十思而充之，則當時之治，不惟貞觀而已。雖竝隆於堯舜可也。然魏公之十思，可以與孔子之九思同，垂訓於萬世矣。

愚按：魏徵之於諫也，可謂難矣。不惟大事能諫，雖小事，未嘗舍也。不惟初年能諫，雖末年，未嘗輟也。史稱其平生諫疏二百餘篇，而是年一月之中，見於諫疏者凡二焉。見於書者如此，則其

貞觀政要

卷

君道

卷之三

見於言者可知矣、傳於世者如此、則其不傳於世者亦可知矣、臣不以數諫爲嫌、君不以數諫爲忤、其致貞觀之治、有以也夫、今以二疏觀之、一以爲當監隨之所以失、念唐之所以得、一以爲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實寡、夫能懼得失而後能慎、終始能慎、終始則有得而無失矣、二疏之言、相爲表裏者也、吳氏

貞觀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侍中唐制門下省侍中掌出納帝命相國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籲判國事宰相職也。魏徵對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

替以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爲此也

愚按太宗以開世之內，多委任人臣，故曰：「人臣得志，則無所不為。」魏徵以其問而對以甚難，魏徵豈欲難人之所易哉？蓋自古人主在憂危，則思敬畏，思敬畏，則亂者能謹；於北伐之日，而不能謹於庭燎鄉晨之時。晉武知謹於平吳之先，而不能謹於天下一統之後。明皇首誅諸韋，安居而祿山之亂生，憲宗平蕩淮蔡，休兵而弘志之禍作。唐虞盛治，競業業於一日萬機者，豈徒然哉？昔定公問一言興邦、孔子對以爲君之難，然則魏徵之言，其一言興邦者乎？

問古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三

十一

貞觀初太宗謂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高祖入  
關招之授光祿大夫武德初遷內史令貞觀初拜太子少師遷僕射又遷御史大夫  
參預朝政後拜太子少傅卒謚曰恭帝以性忌改謚  
恭諱新舊唐書皆作蕭通鑑同貞二、朕少好弓矢少好竝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

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  
心不正則脈理皆邪作多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  
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  
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爲理之意固未及  
於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  
京官謂京都官唐制五品以上皆以名聽制授更平聲唐制中書內省在

以名聽制授省

以上皆以名聽制授，更宿中書內省。中書內省在

文難通唐六典禁以名聞送中書中門下聽制授焉

范氏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亾也若無餘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

胡氏寅曰、太宗射藝絕世、矢無虛發、若使弓材不良、發矢不直、則當危幾、交急之時、所欲斃者不能應弦而倒、而濱於殆也久矣、工人之意、則不爲是蓋見太宗之微、故借弓爲喻、所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爾

執藝之言，所謂伯牙之彈，而太宗聞之異乎？期  
之聽耶？太宗英才蓋世，羣臣亦一時豪傑，多不足  
以望清光，而造弓者乃自外而窺其內，寂不可撈。  
蓋如些人君可不慎哉？凡人能反求諸己者，實難  
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召見京官，問民

資料  
番号

疾苦政事得失是  
亦爲君之道也

表裏脈理之訛  
本文可見

愚按古者工執藝事以謹固時見於傳不謂唐之弓工能見太宗之微而有木心不正表裏皆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邪之語斯言也孟子曰正君而國定董子曰百官以正萬民而遠近莫不一於正不知太宗果能因工人之言而觸類於經傳之言乎貞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漢世禁門曰黃闈以中黃門侍郎貳侍中職掌祭人主之故曰黃門唐制祀贊獻奏天下祥瑞之官王珪詳見任賢篇曰中書省唐制詔敕中書省名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唐制中書掌軍國政令凡制冊詔牒皆宣署而施行左右補闕拾遺焉置令二人侍郎二人右諫議大夫四人右補闕六人令之貳也其屬則有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二人一人史志皆作右拾遺六人起居舍人二人時頗有意見不同或兼六人今右補闕中書門下與尚書號曰三省

拾遺從史志而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省名唐制門下省。左補闕拾遺從六典其義可疑。則與中書參總焉，置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一人，侍中之貳也。其屬則有左散騎常侍二人，左諫議大夫四人十九字當二人。左拾遺二人，弘文館亦隸焉。本擬相防過誤，人在右諫議之上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爲公事。爲去聲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衡以爲怨。衡戶監或有右諫議上舍人。并起居舍人當在右諫議下右。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政事，遂卽施行。施平難違，補闕上二人下。一官之小情，頓爲萬人之大弊。此實亾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隋日內外庶官政，以依違而致禍亂，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古寫本卽前序。古寫本作不正文理當然。不正文理當然。左補闕拾遺從政事古寫本作上所標上。古寫本卽前序。

謂博士家所傳。南今廢者其文多與舊史同傳。寫之久且不審。其源則雖不易信從此等理之當然而他書不見者間標出之。後稱古寫本者。故此在似存之。猶以音誤管見作用下文竝行似誤讀更管用之字可併見作尤。

虞書曰、汝無面從退言。謂不以爲患。後至大亂面訛以爲是。背毀以爲非也。

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僅免。甚爲時論所貶黜。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啓沃。勿上下雷同也。

胡氏寅曰、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雖以周公位冢宰然亦與召公同相爲左右。何者。周公不敢自聖獨專相事。又將訓後世爲人心不同。大賢難得。則參錯竝行。相輔相正。歸於無失而已。自漢以來或置左右丞相。或竝置三公。不拘一相之文。至唐而法意猶密。旣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兩令。左右丞又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參預朝政。而其大綱。則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而尚書受成。頒之有司。當貞觀時。君明臣忠。朝希批政。不數年坐致太平。其集材竝用之效如此。諸葛武侯曰。參

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屬於獲珠玉也。嗚呼。爲君如太宗。爲臣如武侯。公心望治。可爲後世法也。

愚按胡氏謂古者論一相而止。至周召始竝相。以書傳考之。殆不然也。何則。虞廷之使宅百揆。宰相之職也。后稷臯陶垂益伯夷后夔皆羣有司之職也。若羿之敷敎龍之納言。則不可以有司同言也。豈非輔正宰相參預朝政者乎。湯以伊尹仲虺。竝爲宰相。紂以鄂侯西伯。竝爲三公。豈待周召而後有竝相之事哉。唐制。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尚書受成。蓋所以集衆人之善而防一己之私。真唐虞二代之遺意也。觀太宗戒王珪之辭。首言護短避隙之私。次言隋朝依違之禍。是不惟法度之善。其申儆戒飭於法外者。豈不尤深切矣哉。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國。

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爲政皆志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爲心近代則惟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如宣帝時丞相韋賢通禮魏相學易之類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行去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胡氏寅曰上旣泛問珪亦泛對如是則無切磋之益矣前古凡幾古近世凡幾世珪空復帝曰不知

邵清本作劭義  
亦通讀史管見  
與此同

陛下所指爲何代請得論之如是則有因事獻替之功矣若魏晉而下則無足言若自兩漢則西京文學之美不如東漢名節之劭而風俗厚薄治化淳漓無不本於人君者忠臣事君必勉其所未能而獎其所未至兩漢盛時太宗所可及也禹湯文武之業豈不在所希慕乎

愚按太宗近代劣於前古之間自三代以下之善哉問也王珪首以漢爲對而謂近代重武輕儒果何所指也夫古者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所謂儒也以明體適用之學躋斯世於極治者也豈特漢之經術比哉太宗以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進其階品不知學業優長者果真儒乎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鼻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唯唯竝音韋遂無一言諫諍

卷之三

卷之三

七

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敕疑有不穩便，必須熟言。

**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 按通鑑是年四月上始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云云房執所見襍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

范氏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欲  
交修其所不逮也故書曰百官修職苟取充位而  
奉行上令則是胥吏而已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  
人之言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敕責而使之言  
雖欲不治

謙恭卷首集論

呂氏曰：武王誇誇，而冒商紂唯唯，而人蓋廷之上，和而不同，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此誇誇之朝

姓名中有呂氏，風也。朝廷以謗謗爲風，則正人進而佞人退，安得不詳名字者而昌乎？其或君臣上下有非，不諫務相順從，以今集論中除祖謙外，不有呂氏？進而君子退，安得而不昌乎？是道也。豈武王與紂則此似其人？爲然。秦人唯唯而亾，漢家謗謗而昌，隋人唯唯而不亾，亦未有謗謗而昌者。後人妄作本填祖謙之字，而不昌。

愚按舜命龍作納言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說者謂後世中書門下之職卽納言也夫出者受上言以宣於下納者聽下言以聞於上而允者當於理之謂也下情上達上情下孚一切以帝命之公而無讒說之私此非擇才不能也彼阿旨順情唯唯苟免者豈惟允之義乎

荅顏淵問仁之辭言克勤勞思政每一坐朝音或至去己私復還天理也勤勞思政每一坐朝音或至日寢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飧音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音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隋文禪之時周宣帝既喪恆恐羣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靜帝幼沖之日也相去聲惟卽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旣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相去聲惟卽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衆千端

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平聲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虞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機與幾同言日之至淺而事多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去聲後同謂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亾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爲非因令諸司因令之平聲若詔敕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熟奏不得順旨便卽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范氏祖禹曰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入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

因令之令當如意字

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爲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愚按古之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未有委苛察多疑自任欲以一身之耳目而周知天下之務以一人之手足而悉代百司之勞不及再傳天下大亂後世道學不明故隋文自以爲勵精之事蕭瑀亦稱之爲勵精之主夫堯之讓

但清本無

競<sub>堯之</sub>勵精也舜之孳孽舜之勵精也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堯舜之勵精勞於求賢而已豈以其身代羣臣之事哉瑀又謂其能克己復禮斯顏子之所勉行也豈隋文之所能乎失之遠矣太宗深悟隋文之非惟欲廣任賢良高居深視但令百司不得順旨務盡臣下之意故貞觀之治較

之開皇相去懸絕者有以也夫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繫之於朕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於卿輩既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

至清本作同  
便清本作使

黨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爲國之大害也。

按通鑑，是

年康國求內附，太宗因有是言。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呂氏祖謙曰：魏徵之於太宗，救其惡多矣，而未嘗不將順其美焉。故其言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夫既將其居安思危之美，俾其居安思危之心，永永不忘，則其將順正救之道，豈不盡乎？

跋蓋賈誼策中之文

愚按：太宗謂治國與養病無異。嘗因其言而推之：天下猶一體也。人君爲元首，大臣爲心腹，其次爲股肱。又其次爲耳目。又其次爲爪牙。天下之疲癃殘疾，則癢痾疾痛舉切吾身者也。唐虞三代，康強無事之時也。春秋戰國，病困危篤之時也。三國南北朝，病跋盪瘡辟者也。隋亡唐興，其病愈新起之時乎？慎其起居節，其飲食兢兢焉，保護之可也。一有觸犯，不惟病之復作，且

各清本作若此似訛

不可復愈矣。雖然，先儒嘗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認得爲己，何所不至？各不屬己，如手足痿痺，氣已不貫，烏乎使太宗而知此義，又豈特貞觀之治而已？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爲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重，門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爲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虞書舜告禹之辭言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爲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徵對曰：自

舌失國之主，皆爲居安忘危，處理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畱心理道常。臨深履薄。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喻可畏之甚也。國家曆數，歷數者，帝次第猶歲月氣。王相繼之節，之先後也。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爲可畏，誠如聖旨。

愚按書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所以通下情而防壅蔽也。太宗以廷臣爲耳目，有合於此歟？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下愚夫愚婦，能勝予所以畏民心而保君位也。魏徵以水能載舟，覆舟有得於此歟？君臣之相儆戒，如此誠有天下者之鑑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

扶焉，用彼相聲。見君道篇註。焉於虔切，相去君臣之意，得不盡忠匡救乎？朕嘗讀書，見桀殺關龍逢。音旁桀夏桀，見君道篇註。關龍逢，夏之賢大夫，諫漢誅鼂錯。上音潮，下音措。鼂錯，潁川人。漢景帝時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吳楚七國遂反。爰益請，帝斬錯，遂斬於東市。未嘗不廢書嘆息。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忤音午，逆也。妄有誅責，朕比來比音鼻。臨朝斷決，亦有乖於律令者。公等以爲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隋主殘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嗟痛。公等爲朕思隋

爲去聲  
氏滅亾之事後同朕爲公等思龍逢鼃錯之誅君臣保全豈不美哉

林氏之奇曰、君臣之間、其安危禍福之所，在未嘗不相與共之也。夏桀爲一己之欲、故不恤、關龍逢之死、龍逢旣誅、而桀亦不免於亾。虞世基爲一己之計、故不諫。煬帝之過、煬帝旣亾、而世基亦不免。於禍、夫夏桀之殺龍逢、世基之媚煬帝、豈不以在己之意爲自得哉、及其危禍之至、而俱以不免。此太宗所以戒其臣使之爲已、思煬帝之亾也、亦爲之念。龍逢之死也、由是言之、君之納諫、臣之進諫、豈非相爲謀而後能相保乎？

爲己思隋氏滅亡之事是臣能以君之心爲心也君以臣之心爲心臣以君之心爲心其上下之交泰乎宜其致貞觀之治也

貞觀七年太宗與祕書監魏徵從容論自古理政得失，從容切從屬而修其職少監爲之貳。魏徵從容論自古理政得失，從容切從造次急遽也。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理。造次到切後同。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人憂死人，則思理。思理則易教。易以跂然則亂，後易教猶死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勝平聲，去上聲。此述論語之辭，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

此章之事唐書  
列傳係四年通鑑唐鑑亦竝係四年察其所言皆舉前年之論見其治驗也而通鑑等文其起首皆云帝之初卽位也此七年下直云太宗與祕書監則此論疑於在是年

平徵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施平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暮月而可信不爲難二年成功猶謂其晚論語曰苟有用我者暮太宗以爲然

**封德彝**名倫，以字行。觀州人。初仕隋爲起居舍人。佐祕策于高祖，爲秦王參謀軍事。貞觀初，等對曰：「**拜右僕射**，卒謚曰明。後以邪佞改謚，繆等對曰：「**非之曰三**，代以後，以一人漸澆訛。上古聊切薄也。故等字作三。」**謂秦之治專用刑**，漢襍霸道。謂漢之治以法律令言尚酷也。漢襍霸道，謂王道霸道襍施之言也。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徵所不純也。」

伊藤弘朝曰起  
居舍人新舊唐  
書并作內史舍  
人註誤

**封德彝** 名名  
唐

以禮、以字、行  
世基以諱爲秦王

觀州人謂承主意

初仕隋爲  
後與宇文  
事貞觀初  
改謫繆  
佞

起居舍人  
士及降唐

以佐通無

唐虞舜爲五帝

敗局國家

卷之五

帝鑒唐堯

虞舜爲五

卷之三

孔安國書序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未知孰是三王夏殷周創業之主禹湯武王是也

公之子也。如其字，則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

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平。黃帝姓公孫，名

軒轅號有熊氏蚩尤古諸侯之無道者蚩尤作亂黃帝徵師諸侯與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之而萬國和

九黎亂德顙項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  
頃號高陽氏黃帝之孫也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氏之屬也顙

襄也九黎亂德人神禦釋不可方物嶺帝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桀爲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火正黎同地以屬人

桀夏王名履癸湯殷王名履桀不務德而賊傷百姓湯遂率兵伐之桀走鳴條

帝當作項清本  
亦誤國語可見

及疑反之訛魏  
公諫錄載此事  
作不返淳摸唐  
書列傳作不復  
返朴

遂放而死。湯乃踐位平定四海。紂爲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紂殷王名受。武王周文王之子。名發。紂淫亂。武王克殷二年。太王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子誦立。是爲成王。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爲鬼魅。應平聲。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難去聲。然咸以爲不可。以上文按通鑑係在四年。太宗每力駁也。行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突厥破滅。突厥沒切。厥九那氏。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夏曰獫狁。商曰鬼方。周曰猃狁。其別部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與中國抗衡。歷代爲患。因謂羣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悉臣服於唐。因謂羣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

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爲中國勍敵。勍音檠。強也。今酋長酋慈由切。長音掌。番國之長也。竝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顧謂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礫音的。小石也。別彼列切。若遇良工。卽爲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爲公所切磋。七多切。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爲良工爾。按史傳曰。帝納其言。不疑。於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闢不閉。行旅不賈糧。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旣効矣。惜不令封德彝見。

之

孫氏甫曰、帝王興治道，在觀時而爲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但後之爲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弊，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爲駁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寡人之論，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太亂之後，興立數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

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范氏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舍矣。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拂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矣。

胡氏寅曰、德彝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未爲甚失。魏徵言若果澆訛，當爲鬼魅，則非也。以書契以來觀之，三代之時固不若唐虞之世。周之文勝，又不若虞夏之質。兩漢風俗，豈敢望周，而唐室風俗又不若漢耶？若謂民常淳樸，無有澆訛，是結繩之安，能及漢耶？及乎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於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

及也。

治可以易約制，土鼓之樂可以變絲竹矣。要之一治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多，則氣薄而人澆。淳漓一變，而天地之氣盈虛消息，後世誠不及古遠矣。若夫人之所以爲懷之，以仁理之，以義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也。魏徵有見於飢渴者，易爲飲食，而無見於人心之

字此省文難通

未亾者故其效止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則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有君子之器也愚按仁者心之德而愛之理義者心之制而事之宜二者皆出於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也古之聖人體之於心行之於身措之於家國天下操存於未發之時持守於隱微之地終始如一無須臾之離也表裏如一無毫髮之間也故能使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豈可以僞而爲之襲而取之哉周道既衰聖學榛塞孟子於戰國之時汲汲然以仁義說齊梁之君則見謂迂闊而莫之行也自時厥後則自謂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者有之矣崇尚黃老不信儒術者有之矣自謂本襍霸道不喜書生者有之矣其視仁義不過尊之以美名待之以虛器而已寥寥千載唐太宗以英武聞世之姿當撥亂反正之運獨能黜抑封倫之言力行魏徵之請故能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旅野宿幾於刑措亦可謂仁義之效矣然太宗之於仁

謂清本作爲

著清本作寧  
衡決賈誼策中之文  
義也慕其名而不得其實喜其文而不究其本知求之於紀綱政事而不知反之於吾身方寸之間知求之於外廷朝蕡而不知行之於宮闈隱微之際故以從諫爲美而終不免仆碑之失外以出宮女爲名而內不免懷羸之累内外扞格終始衡決其於聖人之仁義蓋外似而內違名同而實乖也夫自成廄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天之生賢君如此其不數數也幸而有行仁義之君而較之於聖人之道則又若碱硃之於美玉梯粹之於美稼焉豈非聖道不明有君無臣之所致乎烏乎惜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卽朕所賜向使朕科喚不已雖

下註載太宗之語喚亦作差清

本同弘朝曰立  
科名喚催賦欵

數資賞賜

數音

亦不如不得。魏徵對曰。堯舜在上。百

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於其閒矣。

堯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又奏稱晉文公

春秋時國名文公。晉君名重耳。出田逐獸於碭。徒浪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將安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

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曰。今子之所欲。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厭而徙之小澤。則

舊本文公下脫  
曰字今清本補  
之

出下疑脫逐字  
或誤逐爲出今  
按新序所載云  
君逐獸碭

有矰丸之憂。矰音曾。矢也。鼂鼂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必

有釣射之憂。射音石。今君出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

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從去聲。漁者曰。君何

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人。薄賦歛

稷。不固四海外。失禮於諸侯。內逆人心。一國流亡。漁

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言於政體尤切。故附於此。

舊本此章附忠義篇。今按其愚按惠王移民。栗孟子譏其不知爲政。夫使梁國有九年之

如本註所言。雖有切否。未知編家之意。無可改之理。今用戈註。

則姑從其所定  
他放此

京師之計自是  
賜不如不得此可謂知爲政之本矣愚觀後世  
之君有賜民今年田租者有賜民爵賜民帛者  
夫耕田鑿井之民尚不知帝力之何有

彼有限之賜何足以周無窮之民乎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都鎬京後  
世因以天子建都之地曰京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  
師此指長安隋之都而言也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  
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徵平聲兼東西征討窮  
兵黷武讀音百姓不堪遂致亾滅此皆朕所目見故  
夙夜孜孜立音茲惟欲清淨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  
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音洛召也夫治國猶如栽樹夫

音後同

扶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盛作君能清淨百姓何得  
不安樂乎

尤清本作猶

愚按孟子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人莫不然而君天下者尤甚焉夫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虐嚴酷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自古亾國喪家之君未有不由多欲者也縱以多欲而亾成湯反之而興糾以多欲而亾武王反之而興煬帝多欲而亾太宗反之而興夫太宗之寡欲非能如湯武也不過勉强行之耳猶能身致盛治歷年數百況於真知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或君亂於上臣理於下或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逢何者爲甚特進魏

達或訛謬錄  
及奏議所載作

徵對曰君心理則照見下非誅一勸百誰敢不畏威

盡力若昏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

虞吳不救其禍敗亡亦繼

作促虞吳二國名百里奚虞之賢臣晉假道於虞

以伐虢欲并取虞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後果爲晉所滅伍子胥名員楚人吳之賢臣吳王夫差伐越越請和子胥諫吳王不聽與越平復欲伐

齊子胥以爲不可吳王又不聽太宰嚭譖子胥於王

王

賜劍使自死後吳

爲越王勾踐所滅

太宗曰必如此齊文宣昏暴楊

遵彥以正道扶之得理何也

齊文宣姓高名洋東魏臣冀其父歡位封齊王

受魏禪國號齊楊遵彥名愔仕齊爲尚書令文宣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佚肆行強暴而能委政楊愔總

攝機衡百度修飭時人皆

徵曰遵彥彌縫暴主救理

蒼生纔得免亂亦甚危苦興人主嚴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諫皆見信用不可同年而語也

林氏之奇曰君者臣之綱君正則臣正未有綱之不正而能使其目之正者然則君苟自亂安能使其臣之治也鄭公之言可謂得夫正綱之道而太宗乃以齊文宣得楊遵彥爲君亂臣治之比殊不知彼之所爲才能救其亾耳烏足以爲治哉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康子曰夫如是奚其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鮑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是亦君亂而臣治然止於不喪而已安能以興邦乎

愚按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君臣相須以成至治此元首股肱所由以取喻也太宗之言未爲知要夫君亂臣理此季世之所見也求之古先盛時太甲欲敗度縱

貞觀政要

卷一

二十九

敗禮可以言亂必有元聖大臣如伊尹之匡救遂終爲賢君降此則魏徵所謂才得免亂爾若夫君理臣亂尤無是理君能理矣明其政刑臣何自亂臣之亂政由君之未理也

踰清本作逾與  
愈通  
貞觀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古來帝王驕矜而取敗者不可勝數上平聲下上聲不能遠述古昔至如晉武

平吳見君道篇註隋文伐陳陳後主之已後心踰驕奢自

矜諸已臣下不復敢言政道因茲弛紊上音夭下音

朕自平定突厥破高麗已後麗平聲凡言高麗竝同高麗東夷國名本扶餘別種居遼東周封箕子兼并鐵勒席卷沙漠以爲州

之國也今爲鎮東省高麗東夷國名本扶餘縣鐵勒匈奴苗裔其種類多居西海之北突厥北部縣也太宗既平其國卽其部落列置州縣號爲羈縻

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皆得世襲凡四夷內屬者皆然也夷狄遠服聲教益廣朕恐懷驕矜恒自抑折舌日旰而食旰音幹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讜言直諫讜音黨亦直也可以施於政教者施聲當拭目以師友待之一字如此庶幾於時康道泰爾聲幾平

愚按是時魏徵旣死諫諍之臣漸少高麗雖破忿兵之興未已旣破鐵勒自謂雪恥酬百王除兒報千古其驕矜滿溢之意固形於歌詠矣然猶能日旰而食坐以待晨俾羣臣讜言直諫欲以師友待之嗚呼此所以克終盛治不失令名有晉武隋文之功而無晉武隋文之禍歟

太宗自卽位之始霜旱爲災米穀踊貴突厥侵擾州

卷之三

七

1

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爲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古冀州之域，河南古兗州之域，隴右古梁州之域，今河東道，今河南等處，饑饉尤甚。饑音飢，饉音僅。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漢書關中左殼圃右隴蜀太宗分天下爲十道咸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從諫如流，雅好儒術，一作學好去聲，孜孜求士，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復制度，每因一事，觸類爲善。初息隱海陵之黨。息隱高祖長子也，名建成，初立爲皇太子，海陵高祖第四子也，名元

吉初封齊王建成荒色嗜酒畋遊無度見秦王功高與元吉謀害秦王秦王知之遂殺二人既卽帝位乃封建成爲息王諡曰隱元吉爲海陵王諡曰刺同謀害太宗者數百十人事寧復引居左右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時論以爲能斷決大事得帝王之體深惡官吏貪濁惡烏去聲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寘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屏音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囹音零圄音周語周獄名也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

流外唐制九品  
以下

弘農山南圖書

自見文集

卷一 政體

自京師至于嶺表五嶺之外、今廣之地自山東至于滄海古冀州之域、今濟南等路、滄海東海之名也皆不賣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過平聲必厚加供待供平聲或發時有贈遺去聲饋此皆古昔未有也

送也

歐陽氏修曰、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率於多愛、復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爲、然春秋之法責備賢者、是以後世君子欲成

人之美者、莫不嘆息於斯焉

曾氏鞏曰、太宗之爲君也、屈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

任官

以才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眾、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

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貲、人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有是三者、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取、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以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如

此其得失可睹矣

司馬氏光曰、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綱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爲君子、吟呻轉爲謳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

之濱悉爲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摹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彊悍而能畏義而好賢屈己以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爲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人文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辯也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而戒之足以爲資矣

程氏祁曰太宗舉兵五年定海內率天下於仁壽富庶之域者亦以天下之才爲天下之務而已觀其任王珪魏徵於仇讎任褚亮李百藥於降虜起劉洎馬周於疎遠起張玄素孫伏伽於耆舊委之以政責之以功諫無不從謀無不獲且太宗之才固非天下之所能及然而不以此驕天下之士惴惴然常若有所不逮此其所以能爲三百年之基也

愚按太宗之爲君可以爲賢矣貞觀之治可以爲盛矣今卽其行事觀之內除羣雄外定四夷身經百戰未嘗負北後世人君之功未有高焉者也其君人之大德有三一曰謙虛納諫二曰知人善任三曰恭儉愛民後世人君之德未有過焉者也定租庸調以爲取民之制定府兵十六衛以爲養兵之制任官則有職爵勳階之制用刑則有笞杖徒流之制後世制度之美莫能加也命房杜以爲相英衛以爲將王魏之諫諍褒鄂之驍勇虞褚之詞翰下至孫思邈之醫藥李淳風之曆數袁天綱之相法莫不至精至妙度越千古後世人才之盛莫能及也夫功也德也制度也人材也其盛如此而卒不得與於二帝三王之盛者何哉嘗觀之古先帝王雖其天資之美未有不由學問而成者也二帝三王之事尚矣其所從學猶班班可考若高宗之學于古訓而有獲成王之學有緝熙而光明泰和盛治冠冕百王有以也夫太宗外親瀛洲之賢

泰清本作太瀛  
洲卽登瀛洲學

舊本作率者

訛清本正之

士之選

內立弘文之館、未嘗不學也、特非二帝三王之學耳、使其能從事於二帝三王之學、又豈特貞觀而已哉

貞觀政要卷第一終

2 3 4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 番号 和22-2-114-2

1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20 1 2 3 4 5 6 7 8 9 130 1 2